

惶惑的人

疾虚妄

美文言志

周作人
——
著

周作人杂文精选集

那是光进来的地方。

不够完美又何妨？万物皆有裂隙，

寻路的人

寻
惶
路
惑
的
文
人

周作人
——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惶惑的人，寻路的文：周作人杂文精选集 / 周作人
著. —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8.2
ISBN 978-7-5108-6541-1

I. ①惶… II. ①周… III. ①杂文集—中国—现代
IV. ① I26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13808 号

惶惑的人，寻路的文：周作人杂文精选集

作 者	周作人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10.25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6541-1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001	荣光之手
009	《桃园》跋
013	闭户读书论
017	在女子学院被囚记
024	一封反对新文化的信
027	日本管窥
039	日本管窥之四
052	萨满教的礼教思想
056	北沟沿通信
064	国粹与欧化
069	死法
074	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
079	新中国的女子
085	碰伤
088	吃烈士
091	钢枪趣味
093	前门遇马队记
096	美文

098	日本人的好意
102	三天
105	天足
107	“重来”
110	浪漫的生活
112	代快邮
116	致溥仪君书
120	国庆日
122	养猪
123	包子税
125	孙中山先生
129	女子学院的火
131	《酒后主语》小引
133	日本与中国
139	求雨
142	排日平议
145	再是《顺天时报》
147	麝香
148	北京的外国书价
151	同姓名的问题

154	别名的解释
156	古书可读否的问题
158	何必
162	郊外
164	宋二的照相
166	奴隶的言语
168	北京的拳头
169	铜元的咬嚼
171	双十节的感想
175	森鸥外博士
180	日本的讽刺诗
187	《忆》的装订
190	巡礼行记
194	《扬鞭集》序
198	三个文学家的纪念
203	有岛武郎
206	《江阴船歌》序
209	谈目连戏
213	上海气
216	为慳比斯讼冤

219	关于夜神
224	象牙与羊脚骨
226	安得森的《十之九》
233	流寇与女祸
237	怀废名
245	女学一席话
251	观世音与周姥
257	留学的回忆
264	辩解
269	释子与儒生
273	岛崎藤村先生
277	道德漫谈
283	中国戏剧的三条路
290	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
300	日本的新村
313	游日本杂感

荣光之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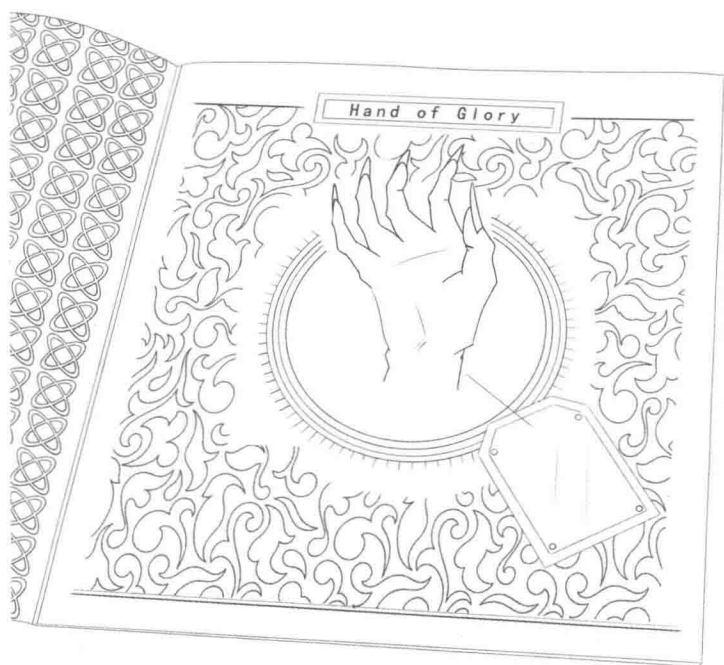
刊一九二八年十月《未名》

署名岂明

收入《永日集》

“荣光之手”（*Hand of Glory*），这是一个多么好看的名字。望文生义地想来，这如不是医生的，那一定是剿灭乱党的官军的贵手了罢。——然而不然。我们要知道这个手，在文艺上须得去请教《印戈耳支比家传故事集》（*The Ingoldsby Legends*）。这是多马印戈耳支比所作，但他实在是叫巴楞木（R.H.Barham 1788—1845 年），是个规矩的教士，却做的上好的滑稽诗，圣支伯利（G.Saintsbury）教授很赏识他，虽然在别家的文学史上都少说及。圣支伯利的《英文学小史》还在注里揄扬这位无比的滑稽诗家，但在《十九世纪英文学史》说的更为详细一点，其中有这几句评语：

“《印戈耳支比家传故事》在著者晚年八年中所发表，编印成集，世上比这更为流行的书几乎没有了。到了近时才有一点儿贬词，不过那是自然而且实是不可免的结果，因为



荣光之手——西方巫术中的一种护身符，一般取被处以绞刑的人的手用曼德拉草或其他药草缠裹并浸泡而制成。持有该手的人可以用它在黑暗中照明，但其他人却看不见。

第一是言语与风俗有点改变了，第二是已经流传的那样广远而长久。没有人硬要主张，以为这是文学的大作。但是为了那既不平板也非喧闹的无尽的谐趣，几乎奇迹似地声调韵脚之巧妙与自然，凡是能判断与享受的人如去读巴楞木总是不会失望的。”

集里第一篇便是荣光之手的故事，现在且抄引它几段，不过只是大意，原文的好处自然是百不存一了。

“在那冷静阴寒的野上，
在那半夜的时光，
在那绞架的底下，
手挽手地站着凶手们，
一个，两个，三个！
‘谁愿的走上去，
快靠着那手脖子，
给我切下那死人的拳头！
谁敢的爬上去，
在他凌空挂着的地方，
给我拔五绺死人的头发！’”

据说在达平顿的原野上住着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婆，钩鼻，驼背，烂眼，头戴尖锥帽，一看就明白这是一个巫婆！现在那三个凶手们到她的草舍里来了。——

“听了也可怕，
那些恐怖的言语！
祷告是倒说的，
说着还带冷笑。
（马太霍布金告诉我们，
巫婆说祷告的时候，
她从‘亚们’起头。）
看了也可怕，

在那老太婆的膝上，
放着干瘪的死手，
她笑嘻嘻地捏着，
她又小心地拿那五绺头发，
拖在挂着的那绅士的脑袋上的，
和上黑雄猫的脂膏，
赶快搓成几支灯芯，
装在五个手指的顶上。

‘死人来敲门，
锁开，门闩落！
死人手作法，
筋肉都别动！
睡的睡，醒的醒，
都同死人一样死！’”

把这咒语抄了之后，荣光之手已经制造成功了，后来的事情是强盗杀人，末了在达平顿原野的黑绞架上挂上了“一个两个三个”的凶手们，老太婆的胸前挂了一只死人手与一匹死雄猫，正要被抛下河去的时候却给那魔鬼带往地狱去了。

我们如嫌上文说得还欠明白，那么可以到科学书上去找找看。弗来则博士的《金枝》（Dr.J.G.Frazer, *The Golden Bough*）节本上略有说明，即第三章讲感应法术的地方：

“拟似法术中很繁盛的一支派是借了死人来作法的。……

各时代各地方的盗贼多行这门法术，在他们的职业上是极有用的。

如南斯拉夫的贼起手用一根死人的骨抛在屋上，嘲讽地说道，‘骨头会醒时，人们也就醒，’以后这屋里的人就再也睁不开眼来了。同样在爪哇贼从坟上拿一点土，撒在他要偷的人家的周围，使家中人沉睡。印度人把火葬的灰撒在门口，秘鲁的印第安人则撒人骨的灰土，哥萨克人将死人胫骨除去骨髓，灌入牛脂，点起火来，在屋外周行三遍，也能叫人熟睡如死。哥萨克又用腿骨做箫，吹时使闻者疲倦不能兴。墨西哥的印第安人用初次做产而死的女人的左臂骨，但是这骨又须得是偷来的。在进入人家去以前他们以骨敲地，使家中人不能言动，僵卧如死，能见闻一切，但全然无力，有些简直就睡着而且打鼾了。

在欧洲则云荣光之手有同样的能力，这是绞死者的手，风干，制过的。倘若再用一支死在绞架上的恶人的油所制的蜡烛，点着放在荣光之手上像烛台一样，能使人完全不能动，有如死人，连一个小指也动不来。有时候死人的手就当作蜡烛，不，一串蜡烛，所有干枯的指头都点了火，但如家中有一人醒着，也就有一个指头点不着火。这种妖火只有牛乳能够熄灭。法术上又有时规定盗贼的蜡烛须得用初生的，更好是未生的幼儿之手指所制，有时又说必须照了家中的人数点烛，因为他如只有太小的一支烛，有人会得醒过来捉住他。这些蜡烛点着以后，除了牛乳没有东西能够灭它。十七世纪时强

盗时常谋害孕妇，去从她们的胎内取出蜡烛来。……”

威克勒（Ernest Weekley）教授著《文字的故事》（The Romance of Words）的第九章是讲语原俗说（Folk-etymology）的，中间说及荣光之手：

“语原俗说的一个奇妙的例可以从荣光之手的旧迷信里找出来。这说是从绞架上取来的一只死人手，能够指出宝藏来的。

‘谁愿的走上去，
快靠着那手脖子，
给我切下那死人的拳头！’

（印戈耳支比，《荣光之手》）

这只是法文 Main de gloire 的译语。但那法文本是 Mandragore 之转讹，拉丁文曰 Mandragora，即曼陀罗，它的双叉的根据说有同样的能力，特别是这植物从绞架旁采来的。”

中国也有曼陀罗花，不过那是别的植物，佛经中所说天雨曼陀罗花那是一种莲花之类，《本草纲目》所载的又是风茄儿，虽然也是毒草，但其毒在果而无肥大的块根。这种人形的曼陀罗在匈牙利小说《黄蔷薇》中曾有说及，第二章的末尾云：

“女忽忆往事，尝有吉迫希妇人为之占运，酬以敝衣，妇又相告曰，倘尔欢子心渐冷落，尔欲撩之复炽者，事甚易易：

可以橙汁和酒饮之，并纳此草根少许，是名胖侏儒，男子饮此，爱当复炽，将不辞毁垣越壁而从汝矣。女因念今日正可试药，以诃禁之。草根黝然，卧箱屉中，圆顶肿足，状若傀儡。古昔相传，是乃灵草，掘时能作大嗽，闻其声者猝死，人乃缚诸犬尾，牵而拔之。神人吉尔开（Kirk ē = Circe）尝以此草蛊惑阿迭修斯（Odysseus）暨其伴侣，药学者采之则别有他用，名之曰 Atmpa Mandragora，至其草为毒药，则女所未见者也。”

安特路阑著《习俗与神话》（Andrew Lang, *Custom and Myth*）中有一篇论文曰“摩吕与曼陀罗”（“Moly and Mandragora”），说曼陀罗的情形与上文相似：

“其根似人形。据说如有世袭的盗贼而不失童贞者被绞死，则有曼陀罗，阔叶黄花，形如其人，生于处刑的绞架下。曼陀罗与阿迭修斯的灵药摩吕相似，是凡人所不易掘取的。欲得曼陀罗的人须先用蜡塞住两耳，使不能听见那草被拔出土时的致命的叫声。在礼拜五的日出前，牵一匹全黑的狗，在曼陀罗周围画三个十字，掘松根旁的泥土，将草根缚住在狗尾巴上，拿一块面包给狗吃。狗跑上前来取那面包，把曼陀罗根拔起，但听了那可怕的喊声立即倒地死了。随后将草根取起，用葡萄酒洗净，用绸片包裹，放在箱子里，每礼拜五给洗浴一次，每逢新月换一次新的白小衣。曼陀罗如好好地待遇，能够如家神一样地显神通。如将一枚金钱放在它的上面，第二天早晨便能发现有两枚在那里。”

中国没有胖侏儒，但关于人参、何首乌、茯苓等也有同样的俗说，如宋刘敬叔著《异苑》云：

“人参，一名土精，生上党者佳，人形皆具，能作儿啼。昔人掘之，始下锸便闻土中呻吟声，寻音而取，果得人参。”

匈牙利的曼陀罗用作媚药，西欧则可以招财，与威克勒所说相近，但它似乎没有使人昏迷的法力，虽然本是有强烈的麻醉性的。荣光之手的起源恐怕还是如弗来则所说，由于借了死人来作法，未必是言语的传说。言语学的神话解释已经不能存在，在土俗学的方面大约也是相同，《文字的故事》是一卷讲语原的通俗而又学术的好书，但他偶然讲到迷信的解说，虽是新奇而有趣味，却也总是不大的确了。

〔附记〕

希腊史诗《阿迭舍亚》（*Odysscia*）第十卷中阿迭修斯自述与其伴侣漂流抵神女吉尔开之岛，伴侣们受神女宴飧，吃了干酪，麦食，蜜，酒，中和毒药，悉化为猪，未言用曼陀罗。阿迭修斯得天使之助，用了摩吕破神女的法术，救出友伴。诗中云，“此草黑根，花色如乳，神人名之曰摩吕，唯凡人所不易掘取，而在神人无所不可。”不知是何草，但其性质与曼陀罗相似，注解家云拔摩吕者必死。

民国十七年九月二日，于北平

《桃园》跋

作于一九二八年

刊一九二九年“北新”初版本

署名周作人

收入《永日集》

议论人家的事情很不容易，但假如这是较为熟识的人，那么这事更不容易，有如议论自己的事情一样，不知怎么说才得要领。《桃园》的著者可以算是我的老友之一，虽然我们相识的年数并不大多，只是谈论的时候却也不少，所以思想上总有若干相互的了解。

然而要问废名君的意见到底是如何，我就觉得不能够简单地说出。从意见的异同上说，废名君似很赞同我所引的说葛理斯是叛徒与隐逸合一的话，他现在隐居于西郊农家，但谈到有些问题他的思想似乎比我更为激烈；废名君很佩服莎士比亚，我则对于这个大戏曲家纯是外行，正如对于戏曲一切。废名君是诗人，虽然是做着小说；我的头脑是散文的，唯物的。我所能说的大略就是这一点。

但是我颇喜欢废名君的小说，这在《竹林的故事》的序



别致的空灵之思 ——废名小说《桃园》（1928年出版）

上已经说过。我所喜欢的第一是这里面的文章。《笑府》载乡人喝松萝泉水茶称赞茶热得好，我这句话或者似乎有同样的可笑。“然而不然”。文艺之美，据我想形式与内容要各占一半。近来创作不大讲究文章，也是新文学的一个缺陷。的确，文坛上也有做得流畅或华丽的文章的小说家，但废名君那样简练的却很不多见。在《桃园》中随便举一个例，如三十六页上云：

“铁里渣在学园公寓门口买花生吃！”